

東條
永亂
編輯

近世名家文粹

二編

三

柳田文庫

文庫11

A 1257

3



文庫11
A 1257
3

柳田泉文庫



小宮山

近世名家文粹卷三貳編

東條永胤編

節女阿正傳

賴山陽

余西遊筑過赤間驛見其數十家瓦屋茅店依山傍
樹烟火蕭條而已既而寓博多得聞驛有節女博多
人松永子登為余說甚詳云

節女名阿正父曰七兵業農又釀酒家頗豐二□娶
妻皆先死各生一女節女後妻出也初七兵年五十

近世名家文粹卷三

高寺堂藏

讓其家於外甥七左。而別營舍老焉。及病篤。聚其族。囑之曰。吾命在旦夕。而無丈夫子。唯有二女。以累公等。願養嘉右。妻以長女。至於次女。待其長。妻之於長。以承宗家之緒。嘉右者。其後妻弟也。長二者。七左之子也。親族相計。如其言。以長女配嘉右。使之子育阿正焉。阿正天質穠粹。事嘉右夫妻甚謹。嘉右性無賴。不事事。日與其村馬鑿。萬助飲酒沈湎。典義父所與田業。幾盡。親族交規之。弗聽。是時。阿正既長。長二亦弱冠。長二為人質直勤恪。而連遇災患。產稍落。是以

因循未成婚也。赤間鄰邑曰勝浦村。村長半五家甚富。為其子源五擇婦。未得。聞阿正有才姿。欲獲之。會萬助因事來村中。語以其意。萬助心竊計。吾苟勾當此事。則借此翁勢力。何欲不成。遂諾而歸。語之嘉右。嘉右大喜。欲不謀親族而許之。親族來誚責其違舊約。而規新利。嘉右患之。其明。召萬助語故。且曰。為之何如。萬助曰。請謀之。愚兄道全。呼道全。至。畫策曰。本村長善次。與半五聯職親善。託以媒介。使公然來請。奴輩何能相沮也。嘉右大喜。使萬助潛往授意。善次

近世名家文集 卷三
許諾。借來決議。乃呼阿正告之。說以利害。阿正默然不答。良久曰。諸君為妾計。妾寧不荷。雖然。阿爺臨沒。撫妾而許之。二郎矣。慈心所屬。萬不可背。百事唯命。此獨不能從。淚與言俱下。道全等大怒曰。吾輩所說。不唯為卿計。利於義父。施及吾輩。與有榮耀焉。舍此洪福。而慕落魄之長。二顛倒之甚。嘉右又罵曰。汝不肖此婚。必有緣故意。汝已密與長二通也。余必逐出汝二人。阿正低頭不言。万助曰。事已至此。何必喋喋。不如速消吉納幣。使善次閱曆。曰。某日吉矣。於是衆

歡飲徹夜。阿正向隅飲泣而已。自是梳粧皆廢。家慮其有變。更守之。既而數日。阿正忽洒然收淚。稍理髮。醜面。家意其改志。防護寢解。阿正乘間沐浴裝束。入屋後炭廠。以厨刀貫咽。兩手據膝。伏而死。時年十八矣。義母方識。覺其不在。詢之隣。隣曰。近久不見二姐也。歸家周搜。遇流血淋漓。大驚。嘉右時他適。聞變馳至。得遺書二於傍。其一以遺義父母。曰。兒初喪。爺孃乃蒙覆育。恩不啻海山。今段婚事。已利父母。又利諸親。宜速奉命。獨奈初許嫁二郎。近聞其生業漸落。乘

近世名家文粹 卷三
是時變而適他。獨享富貴。是妾違遺言而負二郎也。使妾不違不負焉。則不孝於義父母矣。妾身遭此罹。唯有一死。奉事不終。多罪万恕。其一以遺長二曰。妾身許郎君。不須更言。近乃遭勸適勝浦。納幣有日。妾不任悲愴。昨託人款說。一切不聽。所託之人亦反來勸妾。無復有一人贊適郎君者也。妾於是殊覺郎君可痛也。饒使妾遂成不義之婚。身披錦繡。口飽肥甘。獨何面目見人乎。義父謂妾與郎君通殷勤。亦宜然之疑矣。然實未嘗伸一夕之情。郎君所知也。特思許

嫁義重。又欲有辭於逝者。思彼念此。万愁纏心。所以自殘。翼見憐察。嘉右憮然。万助至。見其尸。竊罵曰。執拗女子。自造罪孽。豈能成佛哉。遂告之善次。善次懼禍。教以狂疾。聞賄郡宰。事得寢不問。實享和辛酉。十一月也。物論囂然而莫敢上聞。其後十有八年。本藩儒臣竹田器甫嘗因臨館試詩。以節女詞命題。自賦長韻。悉叙其事。藩侯閱詩。心異之。因密詢中外。侯生母賢而有惠。其所隸小婢。赤間人也。呼而近之。訪得其實。語之於侯。侯遣吏廉問。遂奪兩村長職。追咎當

時郡宰以下黜罰有差。賜節女家白金。使存卹焉。以旌之云。

外史氏曰。嗚呼。烈矣哉。阿正之為其夫也。而推其為心。亦可憐矣。彼其生長荒山破驛間。何所聞見。而其辨榮辱之分。如其其明。何哉。蓋亦有不忍也歟。余多聞都邑婦女。爭託身富貴。以貧為耻。相聚而語曰。某適某公矣。某嫁某君矣。或曰。某當適某。改醮於某。轉禍為福矣。嘖嘖然。艷慕其榮。而至結髮偕老之情。聚乎不省。至與倡妓同見。而不自知其為辱也。婦女猶

可恕也。乃鬚眉戟張。豪傑自許。而有愧於茜裙荆釵之人者多矣。則何尤於邑人之以阿正為顛倒也。男之委質。與女之笄字也等耳。余嘗檢筑紫野乘。近古雲擾之際。武夫健將。朝事立花。暮歸大友者。比比皆是。甚則觀其旗幟精彩。以卜去就。視去其君。如驛舍然。噫。何其無情也。故夫所謂忠臣。無他。有情於其君也。孝子有情於其父也。而節女有情於其夫也。唯夫有情。是以不忍。以其不忍。故能自忍於死生之際焉耳。余烈其節。而悲其情。作阿正傳。

高山彥九郎傳

賴山陽

高山正之。上野人也。字彥九郎。家世農。正之生而俊異。喜讀書。畧通大義。為人白晳精悍。眼光射人。聲如鐘。有奇節。母死。廬於冢側三年。鱸粥不給。骨立如枯木。事聞。官欲旌之。其鄉俗喜博奕。健訟。素嫉正之。所為。誣告於吏。繫之獄。獄胥食之。弗食。已而得出。即辭家。遊四方。求豪雋奇傑之士。交之。江門人。江上關龍。豐前人。梁又七輩。最親善。天明季年。歲饑。所在盜起。上野亦不靖。正之奮袂起曰。不可使吾鄉有此不良

事。欲往理之。辭於關龍。關龍欲援之。正之不欲。瞞以衷甲。受之。獨行。至板橋驛。時已夜矣。有二男子。在橋上。相嚮臥。兩尻高而頭凹。正之念不。蹋不可行。患之。已而曰。是官道也。彼塞之。無狀。蹋可。蹋凹處而過。其人蹶起。竝呼曰。誰蹋吾頭者。拔刀連鋒追擊。正之顧而睨。曰。喝。其人辟易不敢迫。遂往。未至其鄉。過一旅店。有喧呼飲酒者。則關龍與又七。帥徒殊途先往。會事平。會飲也。呼正之同醉。俱還。後官獲劇賊渠帥。自語平昔未嘗遇難當漢。嘗在板橋。要人行劫。遇一眇

小丈夫。瞋目呵我。憶之今猶股栗也。關龍善劍。每謂正之曰。子雖以氣服人。不熟武藝。遇真英雄。乃窮矣。正之不服。關龍罵曰。彥九。無用男子。能死斬我。正之憤然欲拔刀。關龍以手壓刀。擲笑曰。止焉。正之啞。終弗能拔也。於是折節學劍。每夜自試。至千返。乃寢。正之又喜交文學士。聞人說孝子義僕事。雖遠輒往問之。轉述之於人。殷殷淚隨聲墮。談古今君臣順逆跡。慷慨如已與同時。關其事。少入平安。至三條橋東。問皇居何方。人指示之。即坐地拜跪曰。草莽臣正之。

行路聚觀。怪笑不顧也。遊京郊。過足利高氏墓。數其罪惡。大罵鞭之三百。故平時見人惡。疾之如仇。一權人專利。中外愁怨。而不敢言。正之與同志語。攬涕曰。噫。公上百不知也。今接故紙為幟。樹山廟門外。號召立可得千許人。於誅豎子何有。聞者掩耳。其後弊事悉革。每聞一號令出。喜形於色。正之游道極廣。公侯時招致之。不辭。嘗抵一侯與政路者。兩童子穿薙濯衣袴。饋食甚謹。侯指曰。是小兒輩。欲長者教誨之。正之聞之。逡巡。侯曰。勿然。雖余有闕失。願聞之也。正

之拜曰。然則有所敢言。往年某處民兄弟復父讎者。護送之。同囚徒。是等事。關風教。願加意焉。侯謝曰。一時指揮不到。後當謹之。其為世所重。而直已不阿如此。然正之在東。不得意。西游至筑後。過一關。關吏呵止。正之歸館。自刺。館主人驚問故。不荅。曰。吾館子。子自刃。死無他證。又不知其故。吏來撿尸。何辭荅之。願勿殊以待。正之曰。諾。刺刃于腹。與劇談。至夜分。吏來秉燭撿之。又問故。不荅。固問。曰。狂發而已。乃握刀。深入尺許。即死。臨死。館主問所欲言。正之曰。寄語海內。

豪傑。好在而已。正之既死。事傳三都。莫知其所以死。或曰。受關吏辱。慙憤死也。關龍曰。吾數罵人。試之。真欲斬我者。獨正之。渠已果於殺人。故亦果於自殺耳。又七聞之曰。否否。彥九蓋有所感於夢寐中爾。意渠雖夢猶能死者也。

外史氏曰。予幼聞先人善語。彥九郎。先人亦嘗數相逢。三都間。記其鄉貫。係新田郡細谷村人。先世蓋屬南朝者。其好義。不無所自云。嘗與客語。及元弘帝逃伯耆事。爭其地名訓讀。正之曰。吾嘗再赴伯耆。訪土

人識之。客不復能爭。其人確實類此。先人嘗欲為之。傳不果。近讀或書正之事。疑為不軌之民。寃矣。予故畧叙所聞如此。

川西士龍傳

鹽谷宕陰

川西士龍。名潛。號函洲。江戶人。吉田藩中井封豐次子。幼為義子於舉母藩川西惟孝。初不喜讀書。其兄豐民勸就學。曾歸自塾師許。請惟孝放遣。下庭堅坐不動。惟孝不解其意。馳召豐民。至。士龍張目曰。弟今日聞螟蛉子之非義。伯子服儒。而使弟不得為丈夫。

何。豐民曰。此自先子意。予時尚少。不能止也。因百方諭之。至數日。然後肯服。乃不復言。豐民知其有志氣。託之竹村黃。黃奇杰士。於人罕所可。獨喜士龍。獎掖激厲。期其大成。士龍亦篤信不疑。黃與一權人鬪。殪之。刺及於肚。以召士龍。囑以後事。士龍慷慨奉誨。畢力籌辦。視遺孤如昆弟。壹舉黃所教以施之。曰。此吾所以報先師也。惟孝嘗病癱。不霎時離左右。間輒詳錄其症。以諮醫師。看護備至。雖所生無以過焉。鄰近嘖嘖稱其孝。有族人當嗣家者。以無行被廢。異居。士

龍既罷祿。多分器財與之。毫無蓄容。年二十五喪父。服除。入昌平。以其晚學。大發憤鑽極。議論勁鷲。有鼻端出火之槩。既而游平安。居周歲。去航西南海。訪國治民風。縱觀英雄遺圖。還下帷萱街。授生徒。然士龍勇於義而怯於利。故厨下屢空。而不少戚。喜與跡弛非常之士來往。為文酒游。類放浪。遯樂拋棄世事者。而於道義大節。確有所操。故朋友相目。以為吾黨之石曼卿。逮侯戍大坂。以儒官扈從。侯好物茂。卿學暇。則會侍臣講習。士龍學宗新安。議論多弗諧者。勃

宰理窟。弗究弗已。一日與侯論某事。將屈。乃草文白之。侯亦文荅之。復逆至再四。而後止。後復從適封。有言者。潛宜攝吏職。侯不荅。笑謂左右曰。俗輩謂學士無用長物耳。士龍抱經國志。兼有鑑識。間與侯語。某廉能。某忠幹。某無行而有才。某貌莊而內荏。侯陰用其言。嘗與侍臣某論諍過激。一人俱獲譴。後薦某超遷。其奉公忘私。率類此。時諸侯多貧。有司拱手無策。大抵假貸豪賈。以應急。甚至分田付焉。以充息。侯謂不治本而事末。非政也。於是銳意求治。以圖富庶。士

近世名家文粹 卷三
龍謂叵覲之主也。方思大展力。侯意亦深注焉。而天保壬寅二月告病閉居。是月十九日決肚以死矣。有上書一道。侯覽而大駭。俾侍臣馳問。未殊。肅容整衿以拜。頃之絕。侯為悵快不樂者累日。後過其墓。竚立良久。狀似有與之語。從者罔不惻怛。母氏親戚與最所交善者。貽書暨詩以訣。皆以君寵母恩未報為言。隻辭不及家私。然莫能詳其所以死也。士龍高顯。覺鶻瞳光可怖。而事母至順。其在膝下。溫溫如女子。天資磊竒。以匿瑕護短。粉飾瞞人。為深耻。取友必擇。見

鄙吝巧詐修邊幅者。至睚眦視之。然與衆接。不設畛域。雖佃兒販夫。得交膝談笑。亦可見其耿介而有量矣。有子善太甫七歲。侯下書曰。潛平生履道勵行。將為國家用。而遽引過失自殺。不可謂不僇。吾念汝祖先之勞。又嘉潛忠志。特命嗣家。與俸若干。宜體君父之意。勤學成材。以懷有供用焉。別餽其母粟。歲時存問。數賜衣物。聞者莫不感泣。以謂士龍雖死猶生也。死時年四十二。

鹽谷世弘曰。觀士龍贈友之書。如玉其几。璽其籍。由

由然簡精毫以揮焉者。千里之外。可想見其含笑入泉之槩矣。而其辭則不過曰道藝不成。負君眷寵焉爾。然士龍學遠行潔。移孝以忠。獲乎其君。言聽謀從。有何所負。而至於然耶。昔人云。臣容食陛下三十年。恩澤厚矣。無所欠。所欠者只一死耳。噫嘻。士龍一死亦不欠。可謂有知死之勇也夫。

鈴木春山傳

鹽谷宕陰

余初聞田原藩有鈴木春山者。醫而好劍。奇男子也。欲一識之而未得焉。偶訪其藩邸某氏。觀清與厄魯

特戰圖。座有削髮人。骨格奇雅。一睨知其為春山也。謂曰。聞子好劍。劍法如何。春山手撫頂曰。好劍者故吾。今乃欲學泰西兵法。徐徐指點圖幅。說萬國戎裝器備陳制。失得。余大奇之。把臂定交。後十餘年。三兵活法海上。攻守略說出。其言曰。兵以知己知彼為要。方今昌平三百祀。文武恬嬉。而西洋日尋干戈。戎政日精日新。則不獨當索彼情形。在我又有不可不變其局者焉。是編所以示之端也。書出。人爭購之。有識慮者。據此參伍取舍。以經略洋防。天下兵制。殆將一

變矣。先是英吉利攻清。清人屢敗。終割地納幣以和。春山慷慨曰。震不于其身。于其鄰。正我今日之謂也。有斲睡沐第者。吾將蹋而覺之。嘗謂人曰。甚矣英之巧而清之拙也。英之出師。多以夏秋。而陸闕用榜葛刺人。清乃調韃兵當之。夫以熱日使南人與北人。孰利孰害。不俟智者而後知。且英不務深入。避實擊虛。雖日費千金。而數年後。倍蓰償之。皆算之預定者。而清人懵然不察。至防戰。不邀于外洋。而縮縮焉徒守口岸。敵恣然而來。倏然而去。不知所措手。其取敗

也宜。然清則已矣。吾竊有所憂也。及聞英佛二國求互市於流虬也。曰。果然。向者需于郊。今則需于沙矣。講究守禦術益切。將建策以選兵製大煩造堅艦開硝田。志未竟。以弘化三年閏五月十日。罹疫疾而沒。臨終。拊胸大息曰。大丈夫不馬革裹尸。而徒死于衾褥上。今何等時。因大呼。天者三。遂暝。年四十六。春山名強。字自強。春山其號。為人疏快高率。不拘小節。與王公大人語如交友。雖在君側。掉頭搖手。縱談經世大務。君亦不以苛禮責之。嘗為一諸侯所招。在子舍。

侯入春山方箕踞手杯以頭頓席耳侯意象殊愉進
膝談論侯有威容左右屏息以侍而春山藹然忘其
勢人方之西行見源將軍老母深佞佛昕夕擊木魚
朗諷梵唄春山讀書其側竺音洋聲相和諧諧每延
僧說法著公服侍坐惟謹志尚義勇厚於任恤有人
受非理屈者捐身救之或為慮後患告戒不少顧初
在田原醫大行屢有竒效逮來江戶覃精韜鈴有請
治者書方劑與之少從朝川善庵游略涉經史觸思
賦詩亦清竒可誦蓋其才無施而不竒也而又竒于

命哀哉余於春山為莫逆交故為之傳云

贊曰嗚呼春山疎亢而獲乎君水彊而悅乎親其何
以能然蓋水彊者外而內則仁疎亢者貌而情則淳
資其仁淳用之于醫于兵可以生人可以殺人厥惟
可謂之一邦之珍也夫

鐵坊主傳

安井息軒

鐵坊主江戶淺草鳥越里富商之子也父早死獨與
母居年八九歲近隣失火烟焰漲入屋母急入室取
一袱包於巾箱中出授鐵曰謹守勿失鐵問何母曰

楮金百枚。火後性命所係。鐵曰。此何所用。投於牆外。不顧而走。既長。狀大有膂力。嘗遊北里。時有惡少六人。假事端。毆擊路人。鐵遇於堤。環而欲毆。鐵怒。投三人於川。餘皆逃。而鐵亦毆擊見血。謂徒力不足以自衛。遂專心於武技。槍手搏皆極其精。足最健。能日行三十里。既而折節讀書。酷嗜莊騷及孫吳書。益厭薄世故。後母沒。遂削髮捨家而去。性簡默。與人坐。言及則應。飲食至則饌。未嘗妄交言。或背衆而坐。察其色。怡怡如也。嘗造友人宅。衆客正酣飲。鐵飲二三爵。隅

坐而暝。或呼問其名。開目以應。曰諾。又問。搔首良久。曰。幼時則稱鐵矣。蓋無名也。因號曰鐵坊主。愛而狎之。而不知其為讀書人也。鐵多技藝。運筆插花皆堪為人師。最巧彫刻。鱗介翎毛莫不逼真。資焉以游於四方。不常其所。其友嘗囑刻虫多數顆。鐵許之。不來者六年。一日忽至。曰。頃得佳榴於南總。請償前諾。遂留四十日。刻十餘顆。既晡食。曰。諾既償矣。請行。問其所之。曰。宇都宮。宇都宮距江戶二十七里。主人留以明日發。鐵曰。宵行亦好。遂行。鐵既資於彫刻。然亦不

近世名家文粹 卷三
受直獨糊其口而已。居恒單衣。雖隆冬。祈寒未嘗重
襲。或憫而與衣。亦不辭。出則便與貧人矣。弘化丙午
六月。索斯遜軍艦來浦賀。沿澳諸侯出師備之。鐵時
在房州。觀一小侯命其大夫出師。百姓仰觀。唯謹。鐵
笑於群。傍人肘之不為止。軍帥果見而怪之。命吏召
之。衆皆為危。鐵昂然而行。帥問其所以笑。鐵曰。大夫
出兵。將以戰乎。抑且舉舊典以塞責而已乎。帥曰。亦
戰耳。何以問為。鐵曰。此衲所以笑也。凡戰以馬為重。
馬性喜寒而怖暑。今曝馬於熱沙中。如此三日。疲病

不可用。一可笑也。屯軍當占山林川澤之形。否則全
形皆露。進退不便。竒正失宜。今兵既少。而又營於斥
鹵曠莫之地。使賊明知我衆寡動靜。幸不戰已。苟戰。
賊連礮擊我。整隊上陸。則全軍必沒。二可笑也。以此
二可笑。衲安得而不笑。遂捧腹絕倒。帥喟然歎曰。我
職辱一隊將。而其所見則不及一乞丐浮屠。豈非可
羞之甚乎。乃依其言而營焉。鐵是年五十有四。其健
不衰云。

半九子曰。予每聞人稱鐵坊主。皆曰簡默不言。然以

近世名家文粹 卷三
房州事觀之。鐵非不言者。知言無益。故不言耳。鄉令房帥叩其蘊。其言有大可觀者矣。惜其識不及此。僅能聽其所言。故其言止於此而已。方今邊警日聞。海內豪傑之士。欲言以折賊衝者。豈翅鐵坊主之所見哉。而未嘗聞有禮招以盡其言者。或至以妖言罪之。則房州之帥。亦不得不謂之良大夫也。

久保桑閑翁墓表

柴 碧海

東讚三水郡古高松邑。有隱君子久保桑閑翁諱方毅者。專右衛門君諱宜彦之子。佐渡守某十世之孫。

天明二年十月七日以病卒。享年七十有三。娶池戶邑松原氏。生五男五女。伯方堅與季方亮皆以醫著。伯仕季處皆能世其家。季嘗請先君表翁墓。未及作而先君沒。於是使升記之。翁之卒距今三十年。升時十許歲。唯記其髯而可畏耳。他不能得而知也。翁者蓋磊落奇偉之人矣。先君知之而不及作。升作之而不及知。不及作與不及知。豈非所以致古者賢人君子豪傑之士。光明俊偉非常之蹟。湮沒不聞乎。余於是乎有深慨矣。

岡田寧處先生墓表

柴 碧海

文化七年十二月寧處先生病革往而問之不能相見使子必囑以墓表明日而卒先生浪華人家世本藩邸吏少學北海片翁之門多才藝詩文書畫皆有造詣詩尤清遠不為彫琢藻績之言而饒有風人之致畫細心刻苦片紙尺幅必經日而成備極工緻浪華四方雲集之地片翁之門号为多士先生周旋其間早有聲譽若今幕官尾古二公皆識之於少年之日而與安藝賴春水先生最密安永六年八月從考

轍水府君移德島歷任庶職寬政五年以才學拔補黌職十年遷教官進格大小姓在職十三年卒實十二月四日也年六十有九先生謹慎重厚人物是非得失絕口不言至才藝之美則使他人得其一二猶可自銜誇世而先生則退然如不足者使先生終始在浪華如早歲時與都下豪傑相馳逐不知孰先孰後而先生則如未始自知有所長者及年高也歸然遺老所交不過升輩一二白面書生而文酒之遊怡然自得其間故其表墓不屬之舊知耆宿而屬之小

子後生如外者。其不欲表襮率如此。先生岡田氏諱豹字君章。號寧處。墨樵其別號。考諱武雅。妣仁木氏。先生年高。而仁木氏猶康強。先生奉養終始如一。配宇崎氏。有賢行。能婉德於先生。子男三人。長曰武必。巖職。餘皆夭。女三人。

七郎衛門川瀨君墓表

藤田東湖

知無衆人。力雄萬夫。此常人之所驚。而所謂材能之士。或能為焉。至於富貴利達。隨我後。刀鋸鼎鑊。列我前。則材能之士。率皆顧望逡巡。而惟純明剛毅之士。

斷然不疑。確乎不變矣。以余視之。七郎衛門川瀨君。蓋其人也。君諱教德。水戶人。田丸君諱直方之次子。母白石氏。川瀨君教雄無子。養君為女婿。君弱冠。既有奇節。寬政中。為徒目附。累歷吏職。轉寺社役。決疑事。斷滯獄。一府肅然。遷郡奉行。管石神部。抑彊撫弱。猾吏束手。姦民屏息。而處事持法。不阿巨室。又屢建正議。大忤權貴。黜為馬廻。是日同僚酒并喜昌。直詣政府。辨君之冤。亦見黜。一時共事者。相尋悉罷。方是時。奢侈日長。財利之競。國家之事。益有不可言者。君

忠憤慷慨。欲奮士氣以維持紀綱。每與二三同志往來辯難。上下其議論。而世愈尚軟弱。力斥剛直之士。君愈與之抗。毫不回避。遂奪祿秩。被禁錮。居七年。遇赦而出。今公立不數月。以君為郡奉行。管紅葉部。君之蒙罪也。艱苦困阨。僅免死耳。而公一旦擢之於廢黜之餘。班次祿秩。悉復其舊。一國愕然。小人尤忌之。公排衆議。聽用其言。君亦誓感激報効。不遺餘蘊。庚寅辛卯間。國事一新。翕然復見祖宗之治者。君與有力焉。初君治石神部也。視民力日衰。察豪猾兼并之

害。以為仁政必自經畧始。古人不吾欺也。乃專主其議。公為公子。亦嘗用心於民事。至是。屢責有司。以均田。君建議謂。昔者威公丈量封內也。群宰僅不過三人。皆居府下。協議同心。然後從事。今七郡之宰。出居各所。事極繁雜。文移往返。動涉歲月。齟齬守尋常。則可也。苟欲大有為。則臣決不見其成功矣。時郡制之議。衆論喧然。公遂移郡廳於城下。復四宰之制。以君治南郡。當時多事未遑及。經畧也。期年之間。君之盛名赫灼於一時。讒譟亦從而興焉。遂出君為關白藤

公夫人傳。夫人公之同母姊也。君既徙於千里之外。而公猶思之不已。屢問近臣以其消息。丙申歲天下大飢。關左尤甚。公謂非常之災。不足以應非常之變。以君為勛定奉行。君請運西州之糴以備後患。公許之。乃躬泛海。至九州。淹留數月。頗極艱苦而歸。當時諸州賑給不繼。餓莩相枕於路。而本藩闔境晏然。無一人死者。君之力又亦居多焉。君在西海也。途患舌疽。及歸益劇。公親臨官舍視之。又屢使侍醫訪之。輿而歸水戶宅。浸淫數月。終不起。實天保九年戊戌五

月二日也。享年六十有二。君為人容貌魁偉。氣馭壓人。勢若不可近者。然亦溫然善和。無賢愚盡其懽。人畏而愛焉。處事神速。決斷如流。文政末。哀公疾病。世子未定。人心洶洶。有志之士。間行赴江戶。伺動靜者數十人。君實為之倡也。其遭禁錮也。忠愛之念。未嘗一日忘。有親友訪之者。則必期以礪名節。振士氣。恒言丈夫之志。須百折不撓。假使大鋸鑽我頭。從容自若斃而後已耳。因大聲叫呼。聽者為之震動。四郡新復也。君與余及同僚會議廳事。適有一老吏持疏遽

來曰南郡之民不欲新制。父老相率而來訴事。當柰何。君曠目叱曰。汝敢抗公命耶。今命令既布。小民愚昧。結黨越訴。而汝身為郡吏。不能制之。乃反黨愚民。抗公命耶。老吏恐怖不能出。疏而去。當時民習故習。闔鄉騷然。使郡宰少有沮色。則公之盛意殆不可行。而吏民安堵者。賴君之一怒云。君不甚讀書。而能明物理。上自國家政事。下及一身急務。據義推類。鑿鑿言之。論農政則必以經畝為本。論風俗則必曰學校。君有二男。曰教忠。曰教孝。教孝出嗣金子氏。君沒之。

明年。公丈量封內。教孝以西郡宰奉行其事。其明年公就國。大興學校於大城之外。教忠以普請奉行督其事。嗚呼。君雖不迨。面見盛事。亦可以瞑矣。悲夫。

楠左衛門尉髻塚碑

森田節齋

正平三年正月。車駕在芳野。賊將高師直大舉來寇。楠左衛門尉與其族黨百四十三人詣行宮。陛辭畢。拜訣後醍醐帝陵。入如意輪寺。各截髻題姓名於壁。然後進戰。不克皆死之。今茲乙丑之秋。益自備中歸鄉。將登談山。遂遊芳山。會津田正臣欲建石以表左。

近世名家文粹 卷三
衛門尉髻塚。來請文益。益曰。余且遊二山。子姑待之。
已而登談山。謁藤原大職冠廟。規模宏敞。殿宇壯麗。
使人起敬。及登芳山。首問其所謂。髻處在蔓艸寒
烟中。過者或不知其為遺跡。於是益低回不能去。潛
然淚下曰。左衛門尉與大職冠。皆王朝蓋臣也。而大
職冠斃。大慙於一擊。回天日於將墜。位極人臣。子孫
蔓衍。廟食於百世。左衛門尉則討賊不克。以身殉難。
南風不競。宗族殆盡。今欲求其遺跡。而不可遽得。嗚
呼。何其幸不幸之異也。已而益拭淚。以為其幸不幸

雖異。其功未嘗不同也。夫大職冠回天之績偉矣。然
比之左衛門尉父子之大節彪炳。與日月並懸。存綱
常於無窮者。未知其孰愈。故曰。其幸不幸雖異。其功
未嘗不同也。益既歸。正臣復來促。乃舉前言告之。且
曰。方今夷狄猖獗。九重宵旰。士效力國家之秋也。事
成則為大職冠。廟食於百世。不成則為左衛門尉。死
節垂名於竹帛。豈非大丈夫平日之至願乎。正臣躍
然起曰。是可以表左衛門尉髻塚矣。遂書以與之。正
臣字仲相。稱監物。世仕紀藩。楠中將十八世之裔也。

慶應紀元冬十月大和森田益撰。

題江南春曉圖卷

賴山陽

江南春曉圖青綠雜赭。皴擦隱現。為山巒重複。港汊貫穿。桃林帶水。睨之如無窮。嚮遊紀與介翁論畫。余問橫卷少可觀者。君有所經見否。翁曰嘗見明人王嶼卷。於今不忘。既歸。遇一董賈。獲此。即王畫也。欽崇禎戊寅春已。寫于古桃葉渡。戊寅正。闖獻縱橫中原時。江南猶有間地。可作畫。有佳景可寫也。後此則桃花流水。不可復問矣。有林整字公跋。署元錄壬申。知

來此間。距畫時非甚遠。江南人避亂歸化者。齋來也。

跋沈嘉則詩卷真蹟

賴山陽

明沈明臣自書詩卷。紙本。烏絲闌八十六行。東讚漆谷老人所藏。癸酉孟夏。攜來京師。時家大人亦在焉。得共觀之。其容舍。記明人說部載。沈在胡宗憲幕。就酒間賦詩。有狹巷短兵接戰處。殺人如草不聞聲之句。胡起捋其鬚曰。何物沈郎雄快乃爾。今視此書。其勢險。其節短。雖不大聲色。其鋒不可犯。字在絲闌中。而機運自如。無窘促態。猶戰狹巷中。殺人無聲也。

題天平寶字年間經卷

賴山陽

我天平寶字。當唐肅宗時。宜乎其書道緊古勁。暗合顏柳風骨也。時運所致。有非人力者。余來於讚。觀書畫。幾乎百餘幀。皆明清間名蹟。其字槩以綿麗秀冶。勝。忽見此卷。如蒲柳叢中。遇一槎牙古松。何得不撫而盤桓邪。

跋介石橫卷

賴山陽

作山水橫卷。如文章家作長篇大文字。開闔起伏轉摺銜接。皆有脉理。其中精神聚結處。如錦團窠。觀者

眼光盡注于此。而其首尾乃省筆減墨。雲杳煙渺。不至全幅拍密無游目處。則橫卷能事畢矣。然非氣力足以運之。不可語此。可語此者。唯介石翁一人。如此卷。雖用筆如有粗細不倫者。要之其運用自在。脉絡貫通。視之他手。靈蠢殊別矣。

霧島紀行跋

安積良齋

讀未見書。遊未見山水。人生至樂莫踰於此。然而西洞鄴架。世不多有。奇峰異嶺。必在遐裔僻鄉。人皆病焉。茲卷記霧島之勝甚悉。峰巒溪谷千態萬狀。其奇

古如三墳五典。其幽峭如連山歸藏。其險恠如鬼谷子黃石公諸書。神魂飛越。有入仙境想。豈不快絕。人或以國字病之。是徒評驪黃而不知神駿者爾。

題梅逸花卉帖

摩島松南

人之於花卉。有愛者。有適者。有真者。愛不若適。適不若真。所謂真者。淵明籬下之花。濂溪窻前之草。非天際人不能悟。其既真則物我皆忘。丹青之跡。造化之功。亦奚擇焉。如此帖以天際想看之。則真機躍然矣。

書蕃山遺墨後

藤田東湖

蕃山熊澤子遺墨一通。我水藩鶴飼聒翁所藏。聒翁寶獲諸京師某家云。按蕃山年五十餘。客居播磨。始稱息游軒。其後數年。自播磨徙大和。斯書署曰息游軒。又言旅行過京之事。則疑係其發軔前所裁。要之倉卒應酬文字。而筆意高古。氣韻流動。亦可以想見其風采矣。抑蕃山器識宏遠。愛君憂國。身蹟於當時。言立於後世。好古之士。欽其人論其世。以及其遺墨。則可也。若或以筆翰末技。輒輕重其人。則失之遠矣。

題靜寄餘筆後

長野豐山

伯樂閉戶而坐。隱几而夢。有萬馬過其門。跳踉躑躅。諍然而鳴。伯樂之夢自若也。一馬後至。咬然一鳴。其音如虎。伯樂俄然而覺。卒然而起。徒跣而走。出門而視焉。果乎駿也。夫未嘗見其肥濯純龐也。一聞其聲而知其駿。何也。蓋通駿之神也。世之為萬馬鳴者幾人矣。如吾二洲先生者。其亦駿乎駿者耶。咬然一鳴。無人能別於萬馬也。然則讀此書者。惟能通先生之神者。斯知先生之駿哉。

稼穡圖跋

鹽谷宥陰

東肥水士勤嘗為予說。昔過南筑之野。輿夫相語。嘖嘖稱其君德不置。最後甲曰。聞君公衣布信乎。乙曰。信。甲曰。荷嗟二十萬石公而布衣乎。予嘿然聳聽。唯。有淚泫泫耳。此義源公之時也。後十餘年。業夫出此圖被示。蓋公自在儲宮。既軫念民謨。及嚴封。將首省農事。無幾而疾作。在寢日久。深恨素志未遂也。命繪稼穡狀。晨夕觀省。以為思政資。尋而疾篤。遂捐館舍。業夫時為近臣。哀悼不自禁。以謂此圖公之所枕藉。見之猶見公。因摹而藏。屬予跋。昔者唐玄宗開元

初。宗璟手寫無逸。作圖以獻。勸帝出入顧覽以自戒。帝後易以山水圖。稍怠於勤。宋仁宗寶元初。圖耕織於延春閣。及哲宗元符間。亦更以山水。志之有勤怠。器玩可以卜其一端。勤怠之殊。汚隆之所判也。吾聞義源公恭儉率下。飲膳服御。寒士所不能堪。獨能安之。當國用浩繁。帑藏告乏之時。不科民以一錢尺帛。故吏治不戒而清。不刑一人而華侈之風頓熄。外之其效如士勤所說。而此圖最足以窺其本矣。宜乎業夫以是為追慕之資也。然業夫之意。蓋不獨資追慕。

也。亦竊冀嗣君又紹此志也。非獨嗣君。復冀奕葉諸公。永紹此志也。為公之子孫者。果能儉身節用。重農施仁。則漸摩之所及。感於輿夫馬卒。以孚于豚魚。非難也。雖然。始勉終怠。人之情也。故同一人。而有開元天寶之異。隆污時之勢也。寶元之與元符。相距僅五紀。而哲宗之治。不能及仁宗。人臣之欲納忠。誰不如宋璟。而農圖變為山水。蓋亦無如之何耳。然則業夫之於此圖。其懷豈有終極哉。

跋加藤主計頭書牘

木下犀潭

加藤主計頭督奈古耶土木事。史乘逸之矣。予聞公故長于興作。熊本城內郭周匝數十町。役夫環而就功。皆見公騎而橫槍。常在其後。治封內水。躬與從騎腰糧而出。日督促於百里之外。天未明。馬蹄過巷。則民丁負畚輦而走。是以自脫甲冑。十餘年間。城郭河渠盡就營理。民至今賴其利。而其所區畫。人又莫能測焉。奈古耶亦作役之大且急者。征韓之舉。公既為西道主人。率鄰國將校往督之。事當然也。獨悲公威名震動絕域。利澤及民。又如此。而後嗣一失其國。偉

蹟之在人目者。至其歲月莫得而詳焉。則奈古耶不足言也。飫肥安井仲平得此書於家箱中。崇重表章。自作文記其由。祖功亦賴以顯焉。為人子孫者。豈不有其道矣哉。

題大石主稅画刺鼠圖

森田節齋

夜深燈暗。寒月在天。有人設機待鼠。鼠陷。將捕。脫槍刺之。画此者誰。曰。大石氏之子主稅。余觀此圖。何酷與夫。復讐相肖也。夫義士之復讐也。韜晦以懈讐。是設機待鼠也。讐懈攻之。是鼠陷將捕也。讐逃匿。是鼠

近世各家文粹 卷三
二十九 萬壽堂藏
脫也。最後刺讐。是得脫鼠也。夫使讐懈懈而攻。攻而脫。脫而得其脫也。必將扼腕切齒。怨天其得也。必將放聲感泣拜天。余對此圖。慨然久之。

書藏本皇朝史畧後

松林斂山

往年余與松本土權相識於江戶。臨別。士權贈余以此書。且囑作其生傳。余諾焉而未果。壬戌以後。士權夙夜盡瘁。奔走王事。以一布衣先天下倡義。雖事不成。而靖獻先王。死有餘烈。噫。今而後。此書始重於九州。大呂矣。匪特故人之贈也。士權平居好讀國史。此

書多不離手。書中每有大江廣元姓名。輒墨筆抹殺。蓋鄙其佐霸也。可知其勤王有素。非出於一時之奮激者。余也從事文墨。半生白面。於世無毫裨益。有愧於士權者不貲。而其生傳之囑。反為死傳。悲夫。甲子中秋前二日。

題蘭相如秦壁圖

安井息軒

眇然小丈夫而已矣。力不足以維雞。貌不足以加人。而英氣一發。滿堂惴伏。以秦政之暴。不得少折其節。終完璧以還。甚矣氣之能伸万物之上也。然氣生於

志奮於義。義苟失矣。匹夫猶且侮之。安能逞於虎狼之秦哉。相如唯知此義也。故他日屈於燕。頗如四體無骨。亦能使頗肉袒謝罪。而趙國賴以安。世之悻悻者。獨知其折秦。而不知其所以能折之。則列有在焉。抑末矣。

習說

尾藤二洲

攀絕壁。踏懸崖。而眩焉。乃人之情。而山中之民不眩也。涉狂濤。歷驚瀾。而懾焉。乃人之情。而海上之民不懾也。夫絕壁懸崖。衝天且欲顛。狂濤驚瀾。捲地且忽

倒。彼奚為而不眩懾也。習使之然也。故習而熟之。山海之險。猶可夷視。況事之近于人情者乎。然世之為學者。孜孜矻矻。非不勤焉。而言行才藝百職之務。終不能充其志者。何也。是豈非以習之不熟邪。嗚呼。山中之民。善其事。而吾不能也。海上之民。善其事。而吾不能也。即其孜孜矻矻。惡在其為習也。是以君子其考也。洽其思也。精。循循不已。繹繹其達。無不明焉。無不察焉。而言行才藝百職之務。凡其所習。無之而不自得焉。乃可以攀絕壁。可以蹈懸崖。可以涉狂濤。可

近世名家文集 卷三
以歷驚瀾。天下之事。何不可為之有。此君子之所以為習也歟。抑亦君子之所以不器也哉。

書鷹山公事

齋藤竹堂

米澤藩老莅戶九郎兵衛。精勤國務。老而不倦。鷹山公慮其耗精生疾。使紀平洲勸其遊息自養。平洲即至其家曰。今日奉公命至。子慎聽之。九郎謝曰。某有酒癖。公豈禁之耶。自今日慎不飲矣。平洲曰。否。子年老務劇。恐生疾病。子少自養之。是公命也。九郎駭曰。甚矣公之不思也。公以為今如何時耶。國用不足。民

庶不定。某任老職。夙夜精勤。猶恐其不至。乃務自息。將措一國民庶于何地。因泫然泣。平洲復命誦之。公曰。九郎老且如此。九郎而疾。明日誰當代九郎者。亦泫然泣。平洲出語人曰。米澤君臣相遇如此。治績安得不著耶。

贊曰。古人嘗稱英雄多泣。余謂必英雄而後泣。兒女雖泣。非泣也。無他。兒女之泣。淺出于眼。而英雄之泣。深根于心。故君而不泣。非仁君也。臣而不泣。亦非忠臣也。今觀米澤君臣之泣。而其仁且忠可知矣。宜其

世名家文粹卷三
民至于今猶泣而思於公也。

名辨

安井息軒

世有恒言曰名利嗚呼名者非所以配利也自有天地則有是物有是物則有是實有是實則有是名名也者天地之所不能遺也故聖人貴之有過於塗者呼之以禽獸其人必怒而罵之無他非其實也今我行忠孝仁義之道而獨忌其名秘其事微其跡又從而掩蔽之以期乎湮滅無聞此豈人之情也哉自古其實有大過人者必有彰著顯赫之名然未嘗聞世

鄙其人其生也聞而慕之其死也思而哀之百世之下嚴然若在仲尼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其然乎獨莊周則惡名其言曰作惡勿近刑作善勿近名蓋周生於亂世思所以自全謂凡材與名皆足以害身故其言如此是或一道也今我處清世學忠孝仁義之道而至乎名則獨宗周惑矣然名有真有偽君子惡夫偽之害乎道也於是乎名利之說興焉然名利也非名也黠者之於利也無所不用其智故知名之可以致利也規規焉求名知弗近名之可以致名

也。陽避而陰牟之。忠其言。莊其色。堯揖而舜趨。漫然欺世。以求其所欲。利得而行損。位進而道衰。庸人孺子皆羞稱其事。安在其為名哉。君子則不然。舉世稱之。不以為喜。舉世非之。不以為沮。卓然自立。以適於道。出處語默。皆足以絕乎世俗。而標乎後世。雖或屈於時。而其道久而愈顯。是之謂真名也。夫物湮滅。期乎盡。而我獨不朽。父母以顯。子孫榮之。是不亦足貴乎。曰。孟子陋好名之士。然則孟子非矣乎。曰。孟子疾夫激而求之者也。激則偽矣。故曰好。

御馬說

安井息軒

有善騎者。駑則逸。悍則馴。終日騎而馬有餘力。當其驅駿鞭驥。倏忽百里。前無險路。而馬不喘汗。人不軒。輕鞍上平穩。安於坐席。或怪而問之。答曰。我亦不知也。然我正吾志。不悖其性。故駑我激之。悍我懷之。至駿與驥。任其所為。而我不與焉。鞍我據之而已。未嘗攻其脊。轡我按之而已。未嘗擾其口。務適馬性。而不盡其力。而馬之與我。相忘於轡鞍之間。如此而已。或聞而歎曰。子之言道也。進乎技矣。苟舉子道而施之。

近世名家文集 卷三
三五 善書堂藏
伊州在我上野城南三里許。當今里法我藩封疆除全伊半勢外。又有城和之田五萬石。環梅溪而處。而種梅之村多屬他封。獨和之廣瀨嵩村。伊之白橙治田。為我治下而已。然按舊志。月瀨諸村多屬伊。伊人道戰國之際。豪強相奪。此地始屬和。今審其地勢。近上野城。山脈相通。理固應然。故和人之來常少。而四五十年来。伊人每常往觀焉。溪之勝於是乎顯矣。十村之梅不知幾萬株。然不盡臨谿。臨溪者最為清絕。谿發源於和之字阨。歷伊之名張。而到於此。廣殆百步。尾

山在其北岬。嵩月瀨桃野在其南岬。危峰層巖。簇簇錯立其間。梅為之經。而松為之緯。水竹點綴之。余住津城。距梅溪殆二日程。久願游而未能也。庚寅二月十八日。與宮崎子達子淵山下直介如伊州。遂往游焉。上野人服部文稼。深井士發等為導。美濃梁公圖及其妻張氏。遠江福田半香亦來會。未下出城門。行一里餘。為白橙。山谷間已多梅花。漸入佳境。又半里弱。為石打。又行未一里。尾山在目。為之躍然。至則遍地皆花。余初恐違花期。見之心降。入憇三學院。約宿

而出。往觀一目千本。梅溪之賞始於是矣。

記二

一目千本。尾山八谷之一也。花最饒。故有此名。蓋比芳野櫻谷云。余與同人出院。下前崖。覺山水與梅花皆已佳絕。任意而行。至一大谷。文稼識而言之。徑詰曲而上。花夾之。步出中間。如籬白雲而行。數百步達巔。下顧。彌望。皓然。與谿山相輝映。余嘗遊芳野。觀其一目千本。有此盛。而無此勝。又嘗觀嵐山櫻花。有此勝。而無此盛也。更求之西土。以梅花名者。抗之孤山。

境蓋幽。花則寥寥。燕之鄧尉。花頗多。地則熱鬧。唯羅浮梅花村。對峻峰。臨寒溪。而花尤饒。庶幾可比。我梅溪歟。日已歛昏。花隱淡煙中。千樹依約。不見其所。極暗。香翳勃。巖人聞溪聲。益近且大。至咫尺。不辨色。而後去。

記三

昏黑還入院。欲俟月升。復出觀花也。余平生想溪梅。月夜之奇。欲一游。併之。每歲春。有人自伊來者。輒詢之花之開謝。與月之虧盈。每齟齬不相合。遲之七八。

近世名家文粹 卷三
三十一
善書堂藏
年。至於今歲。欲以今月望前來。然以地在山中。著花殊晚。其盛開常在春分前數日。而春分在今月之末。如其無月。何忽思邵康節詩云。看花切莫見離披。私謂及半開則可。何待其爛漫。遂以望後三日來。豈意花開已七八分。或將十分。實望外之喜也。獨奈日已落。黑雲覆天。意殊悵悵。張燭欲飲。此行購樽客五升者。滿貯酒。命奴負荷。呼取之。酌不數巡而竭。怪詰之。乃知奴醉墜地。致傾覆。益悵悵。買村酒得數升來。洗盞更酌。雖甜不適口。亦自醺然。文稼風流士。公圖以

詩名海內。而半香善畫山水。餘人亦皆吟咏揮灑。少慰愁悶。俄而小溪來報曰。雲破月出矣。衆驚喜欲狂。捨盞走出。時將二更。月色清朗。步抵真福寺。枝枝帶月。玲瓏透徹。影盡橫斜。寶鈿玉釵。錯落滿地。水流其下。鏘然有聲。覺非人境。傍岬西行。前望月瀨。水清如寒玉。漾月影。蹙作銀鱗。而兩山之花。倒蘸其上。隱約可見。一棹中流。山水俱動。吾平生之願。至是酬矣。

記四

花月之賞已畢。還就宿。夜已過三更。疲甚。一睡到曉。

覺則奇寒沁骨。紙旒甚白。起推戶見雪積平地三四寸。連呼奇。又呼酒。滿引大釂。與同人出。復赴真福。到昨夜翫月處。雖溪山不異。丹崖碧巖悉化為白玉堆。花亦加素彩。如粉傅何郎之面。其美更增。一俯一仰。入目皚然。獨溪光益碧。作縹玉色耳。楫溪之清於是焉極矣。古人論梅。謂讓雪三分白。然雪以白勝。梅以艷勝。各有佳趣。韓退之詠雪。梅云。彩艷不相因。是可為定論已。此行既收花月之奇。今又并雪梅之清。天之賜我何厚也。欲往覽前路之勝。以步履艱而止。

記五

既而天晴日出。近午雪盡消。乃欲往覽南岬之勝。行到一目千木下。見舟橫南岸。即嵩村渡也。隔水呼之。老篙夫一聲應答。自叢竹中出。撐舟來載。余謂眾曰。北岸山路崎嶇難行。未能悉其勝。請先觀之。而後及南如何。眾曰可矣。乃命泝溪抵真福寺下。崑石斷齧。齧舟乃反。尾山之梅以谷量。八谷各數百千樹。真福在其極西。其下為初谷。名曰敞谷。第二曰鹿飛。第三曰搜窪。其上有天狗巖。謂羽客所棲止。第四曰祝谷。

第五曰菖蒲谷。第六曰杉谷。第七即一目千本。第八曰大谷。花之多與一目千本相頡頏。相距皆不過數十步。其勝各異。不能盡狀。唯諸谷之花。與前岬之山。夾谿相映。舟行其間。杳然覺仙路不遠。此尤為奇也。公圖嘗遊於此。有句云。梅花亦自有僊源。信然。余謂之曰。桃花凡俗。未足標仙源。使世真有桃源者。竟不若梅溪之得仙趣。彼彭澤之記。徒費力耳。恨不使目擊如此之勝也。公圖首肯者久之。

記六

舟中既覽尾山諸谷。又欲西觀桃野。纔轉棹。則北岸所未見之山。突兀躍出。樹石雜焉。虯龍虎豹。譎詭夭矯。有一石如人之冠而立。曰烏帽子巖。水益駛。激搏礮礮。稍緩處。俯而窺之。澄徹見底。游魚可數。花片點波。輒就淅之。無所得而逝。為之一笑。仰見桃野在前。地勢陡絕。黃茅數家。縹渺現出於梅花爛漫間。如瑤宮瑤闕。在白雲中。可望而不可即也。篙夫云。此溪每夏月。躑躅花開。水變作猩血色。亦為奇絕。故名為躑躅川也。嗚呼。此溪之奇。一何多也。恨一時不能併觀。

近世各家文粹 卷三
焉。記之以俟他日。

記七

還抵嵩村。舍舟上岸。綠竹數畝臨水。亦梅溪中不可少者也。西麓梅花亦多。與月瀨之花相連。爛成銀海。西行數百步。花間得阪。螺旋而上。寔為月瀨。山腹香雪中出一大石。苔蘚被之。蒼鬱可愛。踞而少歇。益上至巔。眼界豁然。谿山呈露。無得藏匿。花溢山填壑。彌望眇然。譬如登泰山頂。下瞰大地皆白雲。是得梅溪之全真者也。宜乎月瀨之名獨顯。不止其名雅馴也。

適天復陰。雪大至。風薄之如舞蝶塞空。亦奇觀也。下溪索渡還。

記八

天復晴。過杉谷。尾山之第六谷也。岡阜陂陁。得徑而上。俯見花堆積谷中。疑為殘雪。土人為導者曰。雪若不消。花蕊凍瘁。獲實不饒。幸消釋盡。今年必豐矣。余因詳問一歲之入。曰。尾山一村。上熟得乾梅二百駄。每駄壹斛伍斗。重貳陌斤。併此間十餘村。中熟大抵得千四百駄。上熟二千駄。每駄價銀玖什錢。或陌錢。

云。蓋地既墮。不可耕。以此當穀。及實熟。採軋。送京。都。深肆。獲錢。不減萬石之入。亦山中經濟也。聞備後。三原有大梅林。未知與此如何。公圖曰。吾遊三原者。再為地平遠。與此間異趣。花之饒。或可相頡頏。地之勝。則不及遠矣。愈上。則一目千水。見於左。又前望南岸之花。不減月瀨之觀。適斜日射之。花光煥發。芳霧噴山谷。殆使人目眩。不能正視。亦一奇也。

記九

樂哉梅溪之游也。兩日留連。從良友佳朋。覽天下無

雙之勝。天亦不靳其雪月之美。并賜之以成三絕。可不謂多幸邪。日夕辭院。將至上野。夜黑。迷失路。陷荆棘中。進退維谷。乃跳越渠水。蹊田數町。纔得官路。同人交咎。文稼。余曰。不亦奇乎。今日之游。莫不奇者。此其餘波耳。公圖笑曰。如此蛇足耳。衆哄然。初更達上野客舍。翌日辭別公圖。文稼等。攜子達等去。此行余得七言律詩十首。實於奚囊。與公圖贈篇及文稼半香等所作詩。若畫。捆載而歸。貼之壁間。又瓶插院主所餉梅花。在几案之側。清香滿室。數日恍然。猶在梅

溪中矣。於是追記之得九篇。使子達造圖。置各篇左。以示未遊者。亦欲此溪之益顯也。

近世名家文粹卷三終

48-13226

發兌書目

東京湯島松住町四番地

萬青堂 別所平七藏版

島邨孝司訓点

四書集註十冊 慶應甲寅新刻素讀本 壹圓

清地 婦謙編

通鑑要十冊 上六盤古成り下八明懷宗ニ至迄數年治乱興亡ヲ節録シ其事蹟瞭然掌ヲ指ス如シ故ニ初學此書ニ就テ其津梁ヲ問ハ史學ニ於テ大ニ便益アルモノナリ 四十五

增田 貢 著 清史要六冊 順治元年ヨリ同治十三年迄二百余年ノ事蹟ヲ記載シ且近年英分壹四十分戰爭ヨリ洪大乱ノ始末ヲ詳ニス

龜谷 行 閱 海保漁村原稿 文章軌範校本三冊 文章軌範ハ批評圈点ヲ加ルモノ世其書之シカラスト虽元詮疏狀ヲ加フル本編ノ如キ者未ダ嘗テ之ヲ見ス又堀ヤ漁村西先生ノ學識博大ヲ以テ補註訂正ヲ加ルモノナリ近古ノ大著述ト云ヒ可ク 八十

島田 篁村 補訂

東條永胤編輯
近世名家文粹

山陽一齋、岩陰、豊山諸先生ヲ始メテ近世名家ノ佳文ヲ選シ五十卷ノ軌範ト為スベキ好書ナリ

同 二編 三冊

此書前編ハ山陽一齋以下數十名家ノ文章中清俊雅健ノ妙篇ヲ選出セリ今又其漏タラフ補ヒテ文家ノ奇賞ニ供ス

海保漁村著述
漁村文話 二冊

此書前編ハ山陽一齋以下數十名家ノ文章中清俊雅健ノ妙篇ヲ選出セリ今又其漏タラフ補ヒテ文家ノ奇賞ニ供ス

清蓮仙原編
文章遊戯 二冊

三十卷

杲 春濤著

新文 詩近世名家奇作數多撰出

初集ヲ二冊集ハ八卷ノ連月一集ノ出版

元 歐陽起撰
歐陽論範 二冊

本編ハ元來文章軌範ト並看スベキ作文第一ノ書ナラテ藤森先生嘗テ之ヲ訂正シ家塾ノ讀本ニ備ヘラセラル作家ノ熟讀スベキ珍書ナリ

中川忠英編
清俗紀聞 一冊

年中行事家坐器物等ヲ祭禮僧徒ノ事清國ノ事ニ於テ記サレタリ且々繪圖ヲ奉テ其形ヲ示シ幼童婦人ト雖正見テ清國ノ事ヲ知ル其地行テ見知シ近來清國ノ事ヲ知ル

高島正清編
習文必用 三冊

初卷ニ和文ヲ以テ古今ノ事蹟ヲ揭ク次卷ハ之ヲ漢文ニ譯シ偏ニ童蒙ヲミテ譯文ノ門戶ヲ知ラシム實ニ習文ノ捷徑 作文ノ階梯ト謂フベシ

大沼枕山翁著
枕山詩抄

自初編至三編

全部十冊

壹四

石川介編輯
皇朝名家絕句 三冊

時序名勝題詠詩

近時盛行ノ絶句類撰ニ倣テ本朝ノ名詩ヲ弘ク集メタル書ナリ

慶應十家絶句二冊

皇朝ノ名家枕山湖山ヲ始メ
其他ノ十名詩集ナリ
十六卷五厘

清十家絶句二冊

清國錢謙益朱竹垞其他ステ
名家十名ノ詩ヲ集ム
同

書家聯錦一冊

基石氏名語ヲ集メタルモノニテ
文人墨客席上揮毫等必用書ク
十卷

萬葉假名梯一冊

万葉仮名ノ字義音訓ヲ詳ニ
正シタル書ナリ
三十卷

令集解三冊

官位職員ノ一ヨリ捕亡禁獄ノ一
マテ我邦中古ノ律令及ヒ礼法等
ヲ記セシ書ニシテ何人モ讀サル可ラ
サルノ國典ナリ
六圓

本居宣長翁撰

秘本玉々々三冊

皇朝經濟ノ事ヲ某公ヘ大人
ヨリ上申セラレシ書ナリ
三十卷

平野旭翁席話

心學孝行種

繪入平がちニテ幼童ニモ分リ
易ク為ニナルベキ善本ナリ
十五卷

繪入天満宮御傳記二冊

管神ノ御行狀御傳記眞面目
解キタルモノニテ幼童婦女ニモ分リ
易キ永寶ノ書ナリ
廿五卷

萩原し彦輯

漢語二重字引一冊

方今專ラ用フル所ノ漢語言
詞一万余言ヲ集メ伊呂波ヲ以テ廿五卷
引得ル廣益ノ書ナリ

小室樵山書

人氏萬字文

當今日用ノ文字ヲ集書シタル
習字本ナリ
五十五卷

喰代豹藏著 明治十年十二月

開化小學用文二冊

青木東園書

校正第五刺葉

近時専ら行ハル漢語用文章ノ類ニシテ雅俗ヲ兼タル名文多ク且諸證文願届等ノ文例ヲ掲ケ其要ニ関スル御布告御規則ヲ成ク集録シタル實ニ日用欠カザルノ要書ナリ 今般校正更ニ淨書改刻第五版發兌

四十二頁

全 續編一冊

荻原乙彦著

東京開化繁昌誌

初編 二編

三木光齋画

維新以來東京開化變革景況ヲ繪入シテ詳ニ記シタル面白ク珍書ナリ

每編二冊 卅五頁

枕山先生著

江戸夢華詩

巾箱 二冊

二十頁

名所詩

鈴木政寧著

文語粹金

中村謙校正

本編ハ齋藤拙堂先生ノ指示ニ因リテ編纂セル書ニテ今更ニ訂正シテ當リ中村謙先生コレヲ校訂セル近來作文書中ノ珍書ナリ

三十頁

中村謙編輯

新撰文語粹金二冊

書記、序、說等ノ作例ヲ近世名家ノ文集の中ヨリ採萃セシ 初學作文ノ階梯ナリ

三十頁

同

續文語粹金

論、策、辨、引等ノ作例成語ヲ集メ前編ノ未タ及ビ所ヲ補フ

五十頁

大槻東陽譯解

訓蒙日本外史叢

五卷

全西洋綴合本二卷

三圓

永井德鄰和解

通俗演義三國志

全部 四十冊

本編ハ通俗演義三國志ニ関スル小説ナリ其字ノ階梯タリ且古今英雄ノ事ヲ出治乱ノ形跡ヲ示シテ奇ナル事ヲ示シテ其才ヲ長スルニ宜リ 幼童コレヲ讀ムニ其才ヲ進ムルニ足ル因テコレヲ和解ヒシ善本ナリ

百五頁

石川介編集

皇朝精華集二冊

小野湖山閣

往古王公武將ノ詩ヨリ文學諸老先生迄來ノ名家ニ至ルマテノ詩ヲ博ク採集ス奇題新詠最多シ

全 續編二冊

廿五

開化小學用文中本一冊

廿八

戊辰以來

新刻書目便覽一冊

三十

永井德隣著

維新奏議集中本三冊

次編近刻

本編慶應四年ヨリ明治四年ヲ建白書ノ集ニ至ル事情ヲ採録シ其書ノ論早五段識ヲ評贊セシ實ニ維新策士ノ談也

福田理軒 著述順天求合社算學書目

筆算通書六冊

一冊二冊 五十卷

算學速成一冊

筆算通書入門同

測量集成十五卷 十卷附錄 一四錢三厘

代微積拾級譯解二冊

談天 六冊

測量新式十冊

順天堂算譜二冊 初二冊 廿五

筆算微積入門前後二冊 壹四

筆算入門例題初二冊 卅五

太陽曆俗解 二冊

新曆意味ヲ知量ニ分テウケテ解キ 十八

明治小學塵劫記 六冊

此書珠算算學ノ專用ニテ大數數如成乘除法術ヨリ日常事件ニ用テテ方法算簡易ナル比例法ヲ以テ解シ初ニ極力ヲ明カシ易キヲ要シ尚ホ算式ノ分數等ノ算異テハケテ詳解ニ其他諸卷ヲ說明ス 壹四 四十

福田理軒著

村坂素行著

小學筆算例題二冊

自加減乘除至開立及級教

七十錢

附卷式

岡村庄助板

奧田遵校正訓点

校史記評林

全五十冊

本紀出版

九冊 二圓

列傳之部 近刻

監谷容陰先生著

昭代記

全十冊

德川幕府ノリ記 二圓

植村蘆洲閣

詩語活用

小本 三冊

六十錢

冲冠嶺著

奧田遵補注

注續文章軌範校本

三冊

壹圓

明治十年九月十日御届
同 十二月 出版

定價五拾錢

書林

東京

東京第五大區四小區神田五軒町一番地

長野縣士族

編輯人 東條永胤

同第四大區五小區湯島松住町四番地

東京府平民

出版人 別所平七

東京 書林

日本橋南一丁目
 同 二丁目
 同 町角
 芝 太神宮前
 同
 横山町一丁目
 同 三丁目
 同 三丁目
 淺草茅町二丁目
 小石川大門町
 淺草廣小路
 神田末廣所
 淺草清島町
 通 油仲町
 池之端仲町
 神田須田町
 湯嶋松住町

須原茂兵衛
 山城佐兵衛
 須原新兵衛
 和泉吉兵衛
 和泉市兵衛
 出雲萬次郎
 和泉金右衛門
 須原伊八
 雁倉清兵衛
 淺草久兵衛
 英田文藏
 福田慶藏
 藤岡次郎
 岡村庄助
 和泉勘右衛門
 鳴和泉屋平七

